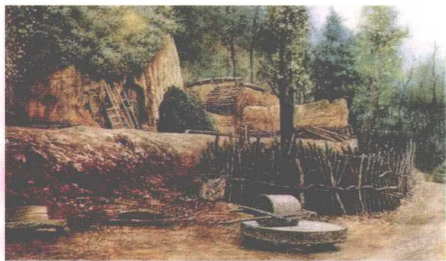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译丛

猎人笔记

周殿富◎主编 [俄]屠格涅夫◎著 牛震◎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猎人笔记》在描写乡村山川风貌、生活习俗、刻画农民形象的同时，深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的本性，充满了对备受欺凌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写出了他们的聪明智慧和良好品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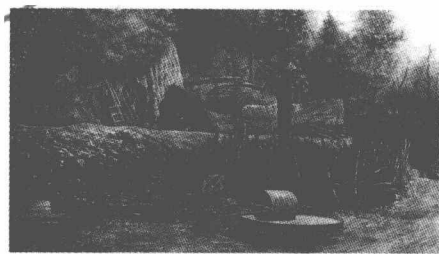
猎人笔记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世界文学译丛

猎人笔记

周殿富◎主编 [俄]屠格涅夫◎著 牛震◎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人笔记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牛震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7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5463-3076-1

I. ①猎… II. ①屠… ②牛… III. ①中篇小说—俄
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8666号

书 名：猎人笔记
著 者：[俄] 屠格涅夫
译 者：牛震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9
字 数：290千字
版 次：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3076-1
定 价：30.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永恒的文学生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在这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够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目 录

霍尔曼和卡里雷奇	1
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10
草莓泉	20
县城里的医生	28
我的邻居拉吉洛芙	36
独院地主奥夫谢科夫	42
里戈甫村	57
淡褐色的草场	67
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奇扬	83
庄 园	98
账 房	109
孤 狼	124
两个地主	131
列别江集市	138
塔吉雅娜·鲍里索芙娜和她的侄儿	148
死 亡	159
酒 店	170
彼得·彼得洛维奇·卡拉塔耶夫	184
约 会	198
希格罗县的哈姆莱特	205
潘捷列伊·切尔托普哈诺夫与吉洪·伊凡内奇·聂道比斯金	225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	241
骷 髅	267
车轮声响	278
森林和草原	290

霍尔曼和卡里雷奇

任何人，只要到过泊尔霍夫县和兹拉德县，都一定会惊异于奥加尔省和卡鲁伽省两地居民在外貌和精神两方面的显著差异。奥加尔省的农民一个个身材瘦小，有点弯腰驼背，总是愁眉不展，眼神忧郁。穿着破衣烂衫和树皮鞋，住的是勉强可以遮风避雨的山杨木破棚屋。还要服劳役，从来不做买卖，最多只能吃饱肚子。而卡鲁伽省的代役租农夫身材较高大，洁净的面孔白里透红，目光勇敢而快活。都做奶油和松焦油的买卖，平时穿着整洁，每逢节日总是穿上长筒靴，住在宽敞明亮的松木房舍里。

奥加尔省的村庄（现在说的是奥加尔省东部）周围全是耕地，附近沟壑纵横，且久而久之都变成了臭水沟和烂泥塘，除了几株可以随意砍伐的爆柳和两三株细得难以成材的白桦树，方圆一俄里之内再看不到一株小树。房屋挨挨挤挤，屋顶上盖着腐烂泛黑的麦秸……在卡鲁伽省则是另一种景象，村子四周绿树环绕，枝叶茂盛苍翠，房屋排列整齐、错落有致，屋顶覆盖木板，大门都加门上锁，栅栏篱笆整齐有序，找不出一处歪斜和倾伏，过往的猪狗甯想随意进去游荡，对于放猪的人而言，在卡鲁伽省也能更放心。在奥加尔省，想必不消五六年，那一点儿仅存的可怜巴巴的树林和灌木丛，也将消失无踪，就连沼泽地也可能无处寻觅；在卡鲁伽省恰好相反，郁郁葱葱的防护林，绵延数百俄里，沼泽地也延伸出数十俄里，就连快要绝灭的黑琴鸟、性情温和的沙锥鸟也在这里繁衍生息，连走路时都常会惊动了忙碌的山鹑，扑啦啦地飞起来，令猎人和猎犬惊喜万分。

一天我到兹拉德县去打猎，在荒地遇到了一位卡鲁伽省的小地主波鲁迪金。此人打猎成癖，在打猎方面可算世界翘楚，为人也很和善。可美中不足的是：他曾经向省里所有的富家小姐求过婚，不仅遭到拒绝，而且还被禁止再次登门。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他所有的亲友和熟人诉说自己的不如意，但仍把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和其他未熟的果子，送给姑娘们的双亲作为见面礼。他总爱不厌其烦地重述同一个自认为很有趣的笑话，却从来未曾逗笑过别人。他对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和小说《宾娜》推崇至极。他的一条狗名唤“天文学家”。他有些口吃，说话有时还带点儿乡音，经常把“但是”说成“蛋时”。在家里用法国式的烹饪方法，据他家的厨子理解，法式烹饪方法的奥秘，就在于将每种食品的天然味儿彻底改变。这位高明的厨师

做的肉有鱼腥味儿，做的鱼带有蘑菇味儿，最奇妙的是通心粉——一股子火药味儿。然而，除了这些寥寥的无伤大雅的不足之外，波鲁迪金先生确实是本地的翘楚。

我和波鲁迪金刚认识才一天，他就热情邀请我到他家去住宿。

“有五六俄里才到家，”他说道，“徒步走太远了，我们还是先到霍尔曼家去歇会儿吧。”

“霍尔曼是谁呀？”

“我的雇农……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们就向霍尔曼家走去。霍尔曼家坐落在一片林中空地上，这是一片收拾得平平整整的耕作地，并且只有霍尔曼独家的住宅。宅院里有好几幢松木房舍，四周圈着栅栏。正房前边还有一个细柱子搭起来的敞棚。我们两人径直走进院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出来迎接我们，他模样漂亮，个子很高。

“啊，菲加！霍尔曼在家吗？”波鲁迪金先生问他。

“不在家，进城去了。”小伙子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笑眯眯地回答道。接着又问道：“要准备马车吗？”

“是的，小伙子，要一辆马车。再给我弄些克瓦斯。”

我们走进屋里。墙由原木垒成干干净净，甚至没有挂此地常见的苏兹达尔木版画。在屋角处一尊带有银质衣饰的巨大圣像前，点着一盏神灯。屋里摆着一张菩提木桌子，明亮如几，好像才擦洗过。无论是原木中间还是窗框上，都没有看到普鲁士甲虫飞快地爬来爬去，也没有藏着狡猾的蟑螂。那个小伙子很快就回来了，端来了一杯妙不可言的克瓦斯，用小木盆装着一大块白面包和十几条腌黄瓜。他把这些食品在桌子上摆好，自己就靠着门框站着，时不时微笑着望望我们。我们还未来得及吃完这些，一辆马车就已经来到台阶前。我们走出屋一看，车夫是个鬻发男孩子，看模样只有十四五岁，正在费劲地勒着一匹强健的花斑马。五六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站在马车周围，都和菲加长得一模一样。“都是霍尔曼的儿子！”波鲁迪金说道，“都是小霍尔曼。”陪同我们走到台阶上的菲加接过话来，“还没来全呢，波塔普到树林里去了，西多尔跟老霍尔曼进城去了……小心点儿，瓦夏，”他转过身来嘱咐那个赶车孩子，“赶得要又快又稳当，车上坐的可是老爷。遇到沟坎，孩子，走得慢一点儿，否则，搞坏了车子不算，别颠疼了老爷的肚子！”听到菲加的俏皮话，其他几个小霍尔曼都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波鲁迪金先生神气地喊道：“把‘天文学家’也放到车上！”菲加兴冲冲地抱起摇头摆尾的狗放进马车。

这时，瓦夏把缰绳放松，我们的马车便向前驶去。走了一段路，波鲁迪金先生突然指着一所矮小的房子，对我说：“那是我的办公室。怎么样，去看看吧？”“悉听尊便。”他一面下车，一面说：“现在我已经不在这儿办公了，不过看一看还是值得的。”这幢小房有两个房间，如今空空荡荡。看房子的是个独眼的老头，正从后院跑过来。“你好，米尼奇，”波鲁迪金对他说，“弄点水来吧！”独眼老头转身进屋，转眼工夫就拿来了水瓶和两个杯子。“请尝尝吧，”波鲁迪金对我说，“这是我们这儿的泉水，特别清凉爽口。”我们两人各喝了一杯，这时，独眼老头向我们深深鞠了一躬。“好，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我的新相识说，“我在这儿做了一笔相当划算的交易，卖给阿里卢耶夫四俄亩的树林，价钱很不错。”我们重又上了马车，半小时后，就来到了波鲁迪金的宅院。

“请问，”晚餐时我问波鲁迪金，“为什么您那个霍尔曼不和其他雇农住在一起，而要单独居住？”

“因为他精明能干。大约二十五年前，他的房子在火灾中给烧光了，他就跑来恳求我的父亲（当时尚健在）：‘尼库拉·库茨米契老爷，请您开恩，允许我搬到您家树林里的那片沼泽上去吧！我可以交代役租，租金高一些也无所谓。’‘你干吗非要搬到沼地上呢？’‘我就要这样。只不过有一条，尼库拉·库茨米契老爷，您不要再给我任何活干，至于多少租金，就请您来决定好了。’‘那就一年五十卢布吧！’‘好，一言为定。’‘你给我记住，可不准拖欠！’‘放心吧，绝不会！’这样一来，他就迁到了沼泽上去，而且一直住到现在，从那时起，他就得了个绰号叫霍尔曼。”

“这么说，他发财了？”我问道。

“发财了。现在他向我交一百卢布的租金，我也许还要涨价哩！我已经好几次对他说：‘你干脆赎身算了吧，霍尔曼，喂，赎身得了！’可是这个鬼精灵却要耍滑头，硬说没那么多钱……哼！压根不是这么回事！”

第二天，喝过早茶以后，我们就立即动身去打猎。穿过村子时，波鲁迪金让马车夫停在一幢低矮的房子前，大声喊道：“卡里雷奇！”“马上就来，老爷，马上就来，”院子里有人回应道，“我系好树皮鞋就来。”我们的马车慢慢向前行进，刚走到村子，一个四十来岁的人追上了我们。此人又高又瘦，向后仰着一颗小脑袋瓜，他就是卡里雷奇。他那张被晒黑了的脸上有寥寥几颗麻子，看上去很和善，很讨我的欢心。卡里雷奇（后来我才听说）每日都陪同主人去打猎，帮主人背猎袋，有时还替他背猎枪，探寻何处有飞禽，还得弄水、采草莓、支帐篷、找马车等。若是没有他陪伴，波鲁迪金先生真会一筹莫展、寸步难行。卡里雷奇脾性异常活泼和顺，总是不停哼着小曲儿。他还是

个乐天派，眼睛总是不断四处张望，说话带点鼻音，微笑时总是眯起蔚蓝色的眼睛，又爱经常抚弄稀疏的山羊胡子。他走起路来不快，步幅却很大，拄着一根细长的棍子做拐杖，慢慢走着。这一天我们交谈了好几次，服侍我的时候他毫无奴仆的卑躬相，伺候主人就像照顾小孩子一般。

烈日炎炎的中午，酷热逼迫我们找个阴凉的地方避一避，卡里雷奇便领我们到密林深处，那儿有他们的一个养蜂场。他将我们引进一间小屋，四壁挂满了芬芳的干草，他安顿我们在新鲜的干草上躺下休息，自己把一个有小网眼的袋状东西戴在头上，拿起刀子、罐子和一块燃烧的木片，到蜂房去为我们割蜜。我们喝着搅拌了蜂蜜的泉水，湿润透明、芳香甜美，便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的沙沙低语中进入了梦乡……一阵微风唤醒了我的梦，我睁开眼睛，看到卡里雷奇坐在半敞开着门的门坎上，专心致志地用小刀又雕又挖，好像在做一柄木头勺子。他的脸就像黄昏的天空一样明朗又温和，我静静地观察了好长一会儿。这时波鲁迪金先生也醒了，但我们并没有立刻起身。长时间的步行加上甜蜜的沉睡之后，静静躺在干草上，该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全身都松散了，只有一种懒洋洋的舒适，热气轻柔地扑面而来，那种甜蜜的倦怠之意叫人不愿睁眼。我们终于还是慵懶地爬了起来，出去悠闲漫步了一会儿，直到天边映出红霞。

晚饭时我谈起了霍尔曼以及卡里雷奇。“卡里雷奇是个善良的农夫，”波鲁迪金先生对我说道，“是一个勤快而乐于助人的人，但却不能老实地干农活，因为我总是找他做伴。他叫我给拖住了，每天都要陪我打猎，您想想，哪儿还有空闲去干活。”我同意地点点头，闲聊了一会儿之后我就睡觉了。

第二天一大早，波鲁迪金先生就进城去和邻居比秋科夫打官司。比秋科夫强行耕种他的田亩，而且还在耕地上鞭打了他的一个女雇农。我只好自个儿出去打猎，到夕阳落下的时候，我顺路走到霍尔曼家。在他家门口，我遇到一个秃顶的老头儿，此人宽肩阔背，体格结实健壮——这个小老头儿正是霍尔曼。我怀着强烈的好奇感将霍尔曼仔细端详了一番。他酷似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高高的额头，也是疙疙瘩瘩的，小眼睛，翘鼻子，还有点儿翻鼻孔。我们一起走进了房间。招待我的还是前天见到的那个菲加，他送来牛奶和黑面包。霍尔曼坐在一条长凳上，沉稳地抚弄着弯弯曲曲的胡子，同我聊了起来。他仿佛自视很高，说起话来缓慢自得，动作也很稳健，有时还会从长长的胡子下面露出些许笑容。

我和他聊种地，聊谷物收成，也聊了乡下过日子的事儿……他仿佛认同我的所有话，从不表示异议。只是后来我自己倒觉得过意不去，因为有些话说得实在不得体，我们的谈话似乎出现了不和谐的调子。霍尔曼有时说话

令人费解,可能因为他太过拘谨了吧。下面我举一段对话作例子:

“我不明白,霍尔曼,”我问他,“你干吗不愿向东家赎身呢?”

“我干吗要赎身?如今我和东家相处融洽,我也能如数交代役租……我的东家是个好人。”

“可是成为一个自由人该多好!”我说道。

霍尔曼斜睨了我一眼。

“当然。”他说道。

“那你说说,你干吗不想赎身呢?”

霍尔曼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老爷,你说我拿什么赎身呢?”

“嘿,得了,你这个老头儿……”

“霍尔曼要是自由了,”他似乎是在低声自言自语,“那些嘴上没毛的家伙就该都来欺压霍尔曼了。”

“那你干脆也剃光胡子算了。”

“胡子什么都算不上,胡子是草,想割就可以割。”

“那你为什么不割掉?”

“啊,霍尔曼也许还要经商呢,商人的日子要舒坦一些,而且还能留胡子。”

“怎么,你不是已经在那儿做生意了吗?”我又问他。

“那不过是小买卖罢了。奶油和焦油的生意。……怎么样,老爷,现在要不要套车?”

这时我想:“真精明的老头,说话如此小心。”

但是我却顺口回答:“不必了,我不要车。明天我打算在你家周围溜达,如果方便,我今夜想借住在你的干草房里。”

“非常欢迎。可是您在干草房过夜,大概会不大舒服吧?我还是吩咐老婆子给您铺上床单,摆好枕头吧。喂,老婆子!”他一边站起来,喊道,“老婆子,这儿来!菲加,你和她们一块。老婆子都是些蠢货。”

一刻钟之后,菲加提着灯把我送到干草房里。我躺在馨香扑鼻的干草上,有一种温馨舒适的快活感,整个心都仿佛沉醉在干草的芳香,狗蜷缩在我的脚旁。菲加向我道了晚安,吱的一声关上了门。我躺了很久,却一直睡不着。这时,一头慢腾腾的母牛走到了门口,突然间呼哧呼哧喘了两口气,相当的粗鲁,仿佛并没有意识到它愚蠢的行为已经打扰了尊贵客人的清梦,于是狗恶狠狠地冲着母牛狂吠起来。一头猪也打从门口经过,还不断地哼哧着。附近有匹马嚼着干草,不时打着响鼻,周遭的一切都变得令人烦

燥……这又不是一个人休息的好场景！我无奈地辗转反侧，始终无法平静、轻松地入眠，或许说，现在的我真是烦透了。您一定可以体会这种想入眠的急切的心情，可是又无可奈何。……我终于睡着了。

天大亮了，菲加把我唤醒。我特别喜欢这个快乐活泼的小伙子。同时据我观察，老霍尔曼也很欣赏这个儿子。这一老一少还经常相互说笑逗趣。老头儿出来招呼我。不知是因为我在他家过了一夜还是因为别的，今天霍尔曼对我比昨天热情得多。

“已经为您烧好了茶，”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一起喝茶去吧。”

我们坐在桌边。霍尔曼的一个儿媳妇，一个体格强壮的年轻女人，端来了一罐牛奶。他的儿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屋。

“你真福气，儿孙满堂，人丁兴旺啊！”

“是啊，”他嚼着一小块糖，一边说道，“他们对我和我的老婆子都很好，没什么好抱怨的。”

“都和你住在一起吗？”

“都住在一起。他们都愿意一起住，那就一起吧。”

“都结婚了吗？”

“就是这个调皮鬼还没成亲呢，”他指着菲加说，这个小伙子又习惯地靠在门框上，“还有瓦夏，他还小，过几年再说。”

“我干吗要结婚？”菲加反驳他，“我现在这样挺好，娶老婆干啥？找来斗嘴，不是吗？”

“哼，说得倒好听，鬼东西……我知道你的鬼主意！戴个银戒指到处逍遥……成天只知道跟丫头们胡闹，‘好了，不要脸的讨厌鬼！’”老头子模仿着丫头们的腔调说，“我知道你打的什么鬼主意，只顾自个儿开心！”

“娶老婆有什么好的？”

“老婆是个壮劳力，”霍尔曼一本正经地说，“老婆会侍候男人，听使唤。”

“我要个壮劳力干吗？”

“还说干什么，你不是只图清闲吗？我早就清楚你们的鬼主意。”

“好，那你就给我讨个老婆吧。噢，怎么啦？这回没话说了吧，说话呀！”

“唉，算了，算了，你这个调皮鬼。看，咱们也不怕吵得老爷心烦。尽管放心，我会给你讨老婆的……唉，老爷，您可别见怪，孩子还小，不明事理规矩。”

菲加毫不在乎地摇摇头……

“霍尔曼在家吗？”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话音未落，卡里雷奇便走进屋来。他捧着一束野草莓，是专门采来送给自己的铁哥们霍尔曼的。

老头子亲热地欢迎他。我惊奇地望着他，令我意想不到的，一个庄稼汉竟也会这样“温柔多情”。

这一天我们很晚才出去打猎，比平时晚了三四个钟头。此后三天我都住在霍尔曼家里。两位新相识征服了我，使我很高兴。不知道我的哪一点令他们放心，他们无拘无束地和我谈天说地，我也饶有兴味地听着他们讲话，观赏着他们。这一对朋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霍尔曼善于思索、认真务实，擅长搞经营管理，是个纯理性主义者；卡里雷奇则与他截然不同，是个理想家、浪漫主义者，对一切充满不要命的热情，而且是个好幻想的人物。霍尔曼干事讲求实效，因此他建房起屋，积攒钱财，同主人和其他权势者和睦相处；卡里雷奇则不然，穿树皮鞋，勉强糊口，满足于刚填饱的肚子。霍尔曼子孙满堂，人丁兴旺，一大家子人和和气气，全家都对他俯首帖耳；卡里雷奇曾经娶妻成家，却是妻管严，无儿无女，结果弄成了孤家寡人。霍尔曼摸透了主人波鲁迪金的秉性和为人；卡里雷奇对自己的主人肃然起敬，言听计从。霍尔曼很喜欢卡里雷奇，无时无刻不庇护他；卡里雷奇也喜欢霍尔曼，而且很敬重他。霍尔曼不善言谈，脸上虽浮现出微笑，却胸有成竹；卡里雷奇虽然健谈，却不像城里人那样伶牙俐齿地说些奉承话……但卡里雷奇也有很多特殊的长处，就连霍尔曼也心悦诚服。比如，能念咒止血，治好惊风和狂犬病，还能打掉蛔虫。他也善于养蜂，有一双无所不能的手。因此，当着我的面，霍尔曼请卡里雷奇帮忙把新买的一匹马牵进马房，卡里雷奇就真心诚意、郑重其事地完成好朋友的要求以解除他的疑心。卡里雷奇爱自然；霍尔曼则更接近人和社会。卡里雷奇不善思考，淳朴而轻信；霍尔曼则目光远大，甚至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他久经人世，见多识广，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事。例如，从他的述说中了解到，每年夏天，开镰割草之前，各个村子里都必定会来一种式样别致的小四轮马车。车上坐着一个人，身穿长衫，专程来卖大镰刀。如果付现钱买，要价就是一个卢布二十五戈比到一个半卢布；如果赊账，就要付三个卢布纸币或一个银卢布。当然，庄稼人买镰刀都是赊账。此人过两三个星期便来收账。燕麦刚刚收割，庄稼人手头便有钱了。他们和卖镰刀的人一块去酒店，在酒店把账结算清楚。有些地主便想乘机捞上一笔，用现金买下镰刀，然后按赊价赊给庄稼人。谁知庄稼人却不买这个账，因为赊地主的镰刀就没意思了，他们就没法用指头弹着镰刀听声音了，也不能把镰刀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细细观看，也无法再同狡猾的镰刀贩子反反复复争价钱了，“喂，怎么样，老兄，这次的货可不怎么样啊，再便宜点吧？”在买卖小镰刀时，也是玩同样的把戏，有所不同的是，这时老娘儿们也掺和进来了，有时镰刀贩子被惹火了，竟会动手打她们。这下就

糟了——捅了马蜂窝了，老娘儿们可不干了，小商贩只好压价钱。但老娘儿们也会吃大亏。那是在做另一宗买卖时发生的事：造纸厂采购原料的人将此事委托给一些破布贩子来干，在某些县里，这类人有个绰号叫做“鹰”。这些“鹰”从商人处拿到二三百卢布，便出门来到处寻找猎物。但是，这些人和那种捕猎高超的鸟可是迥然不同，他们不是公然大胆地去进攻和捕获，而是要耍一些阴谋诡计。“鹰”把他们的车子在村庄附近的树林子或灌木丛中藏好，然后只身来到农户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口晃荡，佯装过路旅客或者闲散漫步之人。凭着感觉，农户的老娘儿们就可以猜测出他的到来，便鬼鬼祟祟地跑去同他会面，匆忙进行交易。为了能卖几个小钱，有些老娘儿们不光是把所有的废弃破布卖给“鹰”，甚至经常把自己老公的衬衫、上衣和自己的裙子也都卖给了他。最近老娘儿们又有了新花招，那就是偷偷摸摸地把自己家里的大麻及布料偷出来，再以同样的方法卖出去。这么一来，“鹰”的收购范围就扩大了许多，而且还有了新的“生财之道”！但农户人家的老公们也学鬼了，稍有一丝风吹草动，一在有“鹰”来到的可疑之处，他们就立刻采取戒备和防范的对策。坦白说来这个够丢人吗？卖大麻本是老爷们儿分内的事，而且他们的确也在干这份生意，但不是到城里去卖，因为进城很不容易，与其自己运到城里去，还不如卖给外来的小贩子更方便些。这些小贩子不带秤，交易时就按四十把作为一普特。可是读者诸君应该知道，一把意味着什么，俄罗斯人的手掌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在手掌要发挥“精诚效力”的时候！诸如此类之事，对我这个不谙人世奥秘又对农村生活了解甚少的人（正如我们奥加尔省人所说的）来说，真是大长见识。

不过，在我们闲聊过程中，霍尔曼不光是自己喋喋不休，他也问了我很多问题。当他听到我曾经到过国外，好奇心使他更有兴致了，问的事情也就更多……卡里雷奇的好奇心更胜于他。但是，卡里雷奇的主要兴趣是听我讲述自然美景、高山大川、瀑布奇观，以及新奇的建筑物和繁华都市。霍尔曼却对行政管理和国家体制方面更感兴趣，他总是很有条理地进行分析 and 询问：“这些事儿在他们那里跟我们这儿一样是吗，还是有什么不同？”“喂，老爷，说一说到底是怎么样的。”卡里雷奇听我解说的时候，只是不停地表示惊奇和赞叹：“啊！天哪，竟有这种事儿！”霍尔曼不然，只是一声不吭地听着，双眉紧皱，陷入沉思，只是偶尔说道：“我们这里可没法这么做，要能这样该有多好，才合情合理。”请各位读者见谅，我无法向你们转述他提出的全部问题，而且也没有必要。但我却从我们的交谈中得到一个观念，读者无论如何都猜不到这一点，这个观念就是：彼得大帝真正体现出了俄罗斯的精神气质，而这正好由他的革新精神而来。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力量和勇毅有十分

自然的情怀,情愿为之受苦也要进行变革,他们很少沉缅于自己的过去,勇于面对自己的未来。凡是好的和先进的东西,他们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东西,他们都能愉快地接受。至于它们来自何方,则不属于他们的关心范围。他们喜欢嘲笑德国人呆板且没有感情的理性。但是在霍尔曼看来,德国人是一个富有好奇心而又未开化的小民族,他也乐于学习他们。

出于特殊地位和事实上的独立性,霍尔曼跟我所说的许多话,都是别的农夫讲不出来的,即使是用撬棍也撬不出来,用磨也磨不出来的。霍尔曼确实很清楚自己的地位。只是在和霍尔曼交谈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农民那种淳朴而机智满满的语言。就霍尔曼的身份而言,他的知识还是很丰富的,却是个不识字文盲。卡里雷奇却识文断字。霍尔曼常常说:“这个浪荡鬼还识字,他养的蜜蜂成活率很高,而且从来都不会莫名其妙地死去。”“你让孩子们念书了吗?”霍尔曼好半天没吭声。“菲加识字。”“那几个孩子呢?”“都不识字。”“为什么呢?”老头儿没有回答,并乘机扯到了别的话题上。看来不管他有多么精明,某些方面他还是有偏见又固执己见,甚至冥顽不化。比如说,他打心底里对妇女存有强烈的轻视,他心情好的时候,拿她们开心取乐或者搞恶作剧嘲弄她们。他的老伴是个吵闹而啰唆的老太婆,一天到晚待在炕上喋喋不休地咒骂。儿子们没办法,谁也不搭理她,可是媳妇们都让她给治得百依百顺,怕她就像供奉神灵一样。难怪在一支俄罗斯民歌中婆婆这样唱道:“你不打新媳妇,你不打老婆,算什么成家的男子汉,算什么儿子尽孝心……”有一次我想为媳妇们打抱不平,试图唤起霍尔曼的怜悯心,但是霍尔曼神色自若地驳斥:“何劳你费心……芝麻绿豆之类的,她们爱怎么吵都行……要是劝解,她们反而会更来劲,再说,也犯不着自找烦恼。”有时这凶婆子爬下炕来,把看家狗从过道里叫来,对它嚷道:“过来,过来,狗崽子!”抡起烧火棍朝瘦巴巴的狗脊背一顿好打,或者站在敞棚下,跟所有过路人“骂街解闷”(按霍尔曼的说法)。可她却很怕丈夫,只要他一发号施令,她就立刻乖乖地爬到炕上。

但是,更令人感兴趣的,还是听听卡里雷奇和霍尔曼之间的争吵,特别是牵涉到波鲁迪金先生时,吵得就更有意思了。卡里雷奇说:“霍尔曼,你不要在我面前对他说三道四。”霍尔曼则反唇相讥:“那他为啥连一双靴子也不给你做呀?”“嘿,靴子,看你说的,我要靴子干吗呀?我是个庄稼汉。”“我也是个庄稼汉,可是你看……”说到这里,霍尔曼抬起脚,把他那双毛象皮做的靴子给卡里雷奇看。卡里雷奇回答道:“哎呀,谁比得上你呀!”“那么,至少他也该给你点钱买树皮鞋呀,你每天从早到晚陪他打猎,大概一双树皮鞋穿不到第二天吧?”“他给过我买树皮鞋的钱。”“是的,赏钱真多,去年不过给了

你一枚十戈比小银币。”卡里雷奇气恼地扭过脸去，霍尔曼却朗声大笑，这时他那双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细的缝。

卡里雷奇是个好歌手，还弹了一会儿三弦琴。霍尔曼听着听着，忽然兴致勃勃地晃着脑袋哀伤地唱了起来。他很喜欢唱《我的命运啊，命运！》。菲加便趁机拿他的老爹打趣：“老人家，有什么伤心事啊？”但霍尔曼仍旧用手托着面颊，双眼微合，感叹命运的不公……可是，平时再无比他更勤快的人了：他那双手总是闲不住——不是修马车，就是修整栅栏、查看马具等。但他不太讲究干净，有一次我和他提到这一点，他却回答说：“屋子里应该有住人的味道。”

“那你去看看，”我反驳他说，“卡里雷奇的蜂房里可是非常干净。”

“老爷，蜂房如果不干净，蜜蜂可就不肯住了。”他长叹一声。

“请问，”有一回他问我，“你有世袭领地吗？”“有。”“离这儿有多远？”“大约一百俄里。”“那么，老爷，你住在自己领地上吗？”“是的。”“估计你经常打猎消遣吧？”“确实这样。”“这样很好，老爷，你就放心打松鸡吧，可是要记住村长要经常更换。”

到了第四天薄暮，波鲁迪金先生派人来接我。我和霍尔曼告别时，还真有些舍不得。我与卡里雷奇一块儿上了马车。“好，别了，霍尔曼，万事如意。”我临别时说道，“别了，菲加。”“别了，老爷，再会吧，可别忘了我们。”我们的车启动了。晚霞刚刚映出红光。“明天准是阳光普照。”我望着晴朗的天空。“不，要下雨了。”卡里雷奇不同意，“看，鸭子在一个劲儿拨水，而且青草的味儿也重。”马车驶进了树林里，驾车台上卡里雷奇随着车身一起颠簸着，一面轻声哼起歌来，一面不停眺望着晚霞……

第二天，我便离开了波鲁迪金先生热情的领地。

一八四七年

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薄暮，我与猎人耶尔莫莱一起“狩猎伏击”。但是狩猎伏击是怎么一回事儿，大概诸位读者并不全知道，那么就请诸位听我说一说吧。

春色正好，在夕阳余晕的映衬中，您背上猎枪，不带猎犬，去找一片树林，在树林边儿上选个合适的地方，仔细察看一番四周，再检查猎枪的引火帽，然后再和同伴对个眼神。一刻多钟以后，太阳落山了，但树林里还很明亮，空气芬芳令人清爽，鸟儿啁啾，悦耳动听，嫩绿的小草如同宝石般闪耀光

彩，令人赏心悦目……您就悉心静候吧！

树林里渐渐暗了下来，晚霞给树木涂上一层薄薄的红光，从树根到树干缓缓地涂抹着，越涂越高，从低处似乎快要生发出春枝新绿的树枝，悄悄地移向静默地做梦的树梢……稍顷，树梢也变暗了，艳红色的天空慢慢变蓝。树林的气息逐渐浓烈起来，散发着令人温馨的潮润。轻柔的风到达您身边，也停下了脚步陪伴着您。鸟儿开始入梦——当然不是所有的鸟。鸟的种类繁多，习性各异，入眠时间也各不相同：最早入梦的是燕雀，稍后便是红胸鸽，迟迟不睡的是黄鹁。树林里面愈发暗了，树木一株一株地隐入黑暗之中，汇成一团漆黑的庞然大物，蓝色的天空中星星羞怯而顽皮地眨着眼睛。鸟儿几乎全部酣然入梦，只有红尾鸽和小啄木鸟还无精打采地低鸣着，就像吹口哨一样……又过了片刻，它们也悄然无声了。于是，柳莺再一次在您的头上清脆悦耳地歌唱，黄莺躲在夜色中凄婉地哀泣，最后夜莺也出来啼鸣婉转。

正当您等得按捺不住时，突然——这种话只有猎人才能理解，静谧之中传来了一种奇特的呱呱和啾啾声，然后你就会听到那急促而有节奏的翅膀扇动声——这是山鹑发出来的声响，它们优雅地弯着长喙，从昏暗的白桦树后面轻盈地飞出，迎接您为它们布下的子弹的筵席。

诸君可否听明白了，这就称之为“狩猎伏击”。

这回我和耶尔莫莱就是去狩猎伏击。不过，请各位读者见谅，我还得向大家介绍一番耶尔莫莱。

这个人四十五岁左右，瘦高个儿，鼻子又长又尖，窄脑门，一双不大的灰眼睛，乱蓬蓬的头发，厚嘴唇上常挂着一副嘲笑神情。这个人一年四季总是穿着一件黄色的德国样式的土布上衣，腰系一条宽带子，下身是一条蓝色的灯笼裤，头上戴着某个破落地主一时高兴赏给他的一顶羊皮帽，腰带上总系着两个口袋，身前的一个巧妙地扎成两半，分别装着火药与霰弹，身后的一个是用来装猎物的。至于引火的棉絮，耶尔莫莱总是从他那顶魔术师般的皮帽子中往外掏。他卖猎物的收益完全可以为自己买一个不错的弹药囊和大背包，他却好像从来不曾想过要买。他总照老样子装他的枪，而且从来都不会把火药和霰弹随意撒落出来，或因混在一起而出现危险，他那干脆巧妙的手法，常令旁观者叹为观止。他那支单孔的猎枪装着火燧石，而且具有强烈的后坐力。因此耶尔莫莱右边面颊要比左半边肥大。那他是怎么用这样蹩脚的枪击中猎物的？就是最精明的人也想象不出来，但他却总是弹不虚发。

耶尔莫莱还有一条出色的猎犬，它叫瓦特列卡，一个很奇怪的家伙。耶